

華人女屋主回家收拾,却發現家裏住着陌生一家五口....

房屋被非法侵佔的事件,在國外可以說比比皆是,而冤大頭往往都是一些華人屋主...

這天,華人女子 Linda Giang 來到自己家一處閑置房屋,打算清理一下庭院。

就在她推開院子門的一剎那,Linda 被眼前的一幕給驚歎了,她本應該空置的房子,居然住着一家五口?!Linda 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發生的那一幕,還反復確認了好幾次自己家的門牌號。

“我用鑰匙開門進去,發現一家五口住在里面,她說她們有一份租賃合同,晚些時候會把租賃合同發給我。”

怎麼這租賃合同還是事後才通知房東?真是令人費解...

Linda 當時感到非常無語,就怒斥他們離開,但是對方根本就不搭理她。等到 Linda 再次回來的時候,發現自己家的門鎖都被換了。

“他們竟然把我鎖在自己的房子外面,這太瘋狂了!”

無奈之下,Linda 只能報警和聯繫媒體,希望拿回屬於自己的房子。

當媒體介入調查後,他們發現其中一名厚顏無耻的霸佔者名叫 Tamisha Holmes-Bey。

公共記錄顯示,這名女子已經在德州生活了幾十年,自 2019 年以來,她已經三次被趕出該州的幾處住所。

警方的回答是,儘管該份租約是偽造的,

但他們也無能為力,只能給這一家人一個最後期限,讓他們搬出去。而且根據那份所謂的“合同”,Linda 和她的丈夫都沒有被列為房東,合同上只有住在房子里的幾個人的名字,包括 Tamisha Holmes-Bey。“警方認為這是一起民事案件,既沒有給他們開罰單,也沒有逮捕他們。

可是他們非法侵入闖進了我的房子,侵犯了我的隱私,這是我的財產。”

當媒體質問該名女子時,她還振振有詞,表



示自己從加州搬到德克薩斯州,開始了新生活。

“不,我沒有非法侵入,我簽了一份租約,還付了 6000 美元。”

通過媒體的一次現場直播可以看

Tamisha 從那棟房子里走了出來,並告訴電視台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“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,我只知道我和孩子們從加州搬到這裡,開始了新的生活。”

當記者問道:“我相信你丈夫現在已經收到了逮捕令,不是這樣嗎?”

該名女子沉默了幾秒鐘,然後回答道:“嗯,這不關別人的事,我也不太清楚。”

隨後,該名女子還表示記者侵犯了她的權

利,並就租約的合法性與記者展開了爭論。可是等警察到達現場後,該名女子就慄了,警方表示,他們必須在下周一之前搬出去,否則將面臨非法侵入的指控。

此外,根據電視台獲得的記錄顯示,這名女子曾在多地捲入了多起民事和刑事訴訟。好在這一家子最後還是搬走了,Linda 也是松了一口氣:“我以為我們必須走驅逐程序,現在他們走了,徹底底地走了...”對於此類事件,房產律師 Brian Cwernen 表示,近年來,這樣的情況確實越來越多了。

“我們看到這類偽造文件的案件越來越多,無家可歸的人闖入那些空置的房子,試圖在那里住下來。我從事這一行已經 25 年了,可以這麼說,這種情況在逐年增長...”而 Linda 則表示,原本她和丈夫是把這套房子挂在租賃市場上的,現在他們已經把房子下架了,還在房子上張貼了“禁止非法侵入”的標誌。

“不得不處理這件事真的讓人非常沮喪,但現在我很高興侵佔者走了。我希望立法者能做點什麼,改變法律,保護房主,而不是擅自佔用的人。我打算把這套房子給賣了,我已經不敢再出租了...”

電視特輯:還原了一樁三十年前的血案

華商帶小三來美
被原配 18 刀刺死 上百
人為兇手求情

8 月份平常的一天,

50 多歲的台灣富商彭增吉乘飛機到達了洛杉磯國際機場。

剛下飛機,他就迫不及待的趕往自己在洛杉磯橙縣米遜維荷市公園路 21622 號公寓,那裡住着他交往了三年的女友,青島姑娘紀然冰,和兩人 5 個月大的兒子 Kevin。

沒想到,待他打開門後,卻看到了極其恐怖的一幕:



女友紀然冰倒在沙發上,已經沒有了呼吸,地上傢俱上一片血迹;而僅 5 個月大的寶寶也死在了嬰兒床上,嘴里塞着一件 T 恤,疑似窒息而死。

被嚇懵的彭增吉隨後報案,警方到達現場後確認紀然冰母子已不幸身亡,母子倆顯然是被謀殺的,立刻立案調查。

在驗屍時,法醫記錄紀然冰身上被連刺了足足 18 刀,兒子是被人活活悶死的。謀殺的暴力程度讓偵探們相信該犯罪是出于個人動機,“涉及很多憤怒。”

偵探們還發現,紀家的公寓沒有強行進入或搶劫的跡象,表明她可能認識兇手。

由於犯罪現場沒有兇器或證據,也沒有來自鄰居的線索,調查人員面臨着艱巨的考驗。直到再次詢問彭增吉時,案件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,他這才透露他已經結婚 20 多年了,還有兩個十幾歲的孩子。

而他的另一個家庭的家就在距離紀然冰家幾英里之外的地方!

彭增吉是中國台灣人,是 Ranger Communications 公司的共同所有人,Ranger Communications 是一家全球性的 CB 無線電製造商,在亞洲、歐洲和聖地亞哥均設有工廠和辦事處,身價估計有 2 億美元左右。

紀然冰時年 25 歲,畢業於中國青島的一所大學,之後在一家名為 Dynasty Hotel 的大型酒店擔任公關助理。1990 年 8 月,彭增吉在去內地出差時恰好住在了紀然冰工作的酒店,兩人由此認識,後來聘請她為 Ranger 工作。

隨着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,兩人感情也日漸深厚,最終明確了戀人關係,很快,紀然冰懷孕了。

為了隱藏懷孕的消息,彭增吉把紀然冰接到美國產子,並把她安頓到了洛杉磯的 Mission Viejo 公寓里居住。在被殺前,紀然冰在這裏住了約一年的時間,彭增吉是她的男友,是她孩子的父親,也是母子倆的經濟來源。然而,兩人的交往始終存在着一個大問題:彭增吉有妻子,且一直沒有離婚。

彭增吉的妻子名叫林黎雲,兩人結婚多年並育有兩個孩子,都在南加州唸書。林黎雲曾是一間金融公司的主管,婚後辭職,專心幫助老公打理生意。有一次,林黎雲去旅遊回家時發現了紀然冰的衣物,由此得知了這段婚外情。據說她當時氣得直接把衣服剪了個粉碎。在丈夫出軌的這些年,林黎雲與紀然冰也有過直接對話。林黎雲曾警告過讓紀遠離她的丈夫,兩人曾在電話中有過爭吵,彼此敵意很深。林黎雲還曾跟紀然冰的家人通過電話,要求他們停止這場婚外情。因為獲得了這個關鍵信息,調查人員將注意力轉向了林黎雲,證實了她對丈夫的婚外情早已知曉,跟紀然冰產生過爭執。最關鍵的一點,

在紀然冰的身上,除了 18 道刀傷外,身上還有一道咬痕。咬傷部位唾液中的 DNA 與林黎雲的相匹配。

林黎雲因謀殺罪而被捕。被捕後,林黎雲拒絕認罪,堅稱自己是清白的。更出乎警探們意料的是,丈夫彭增吉也非常肯定的跟警方說:不是妻子殺的。

奧蘭治縣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檢察官 Robert Molko 當時回憶說,在逮捕林黎雲之時,丈夫彭增吉曾請求:“在你把她關進監獄之前,我想和她談一談。”

等兩人見面之後,開始用中文交談。

林黎雲淚流滿面地對彭增吉說着什麼,現場的警官聽不懂中文,但被錄了下來。事後復盤時還原了震驚的內容。

據口譯員說,當時林黎雲指責是她的丈夫挑起了這件事,並導致了致命的後果。

他還問道:“你什麼時候去的公寓?是傍晚嗎?”

“你為什麼殺了她?你為什麼要刺她?這是自衛。”

“18 次嗎?”

“她(紀)自己倒在了刀上。”

“她自己倒在了刀上?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砍痕?”

這時旁邊的警員已經等的不耐煩了,直接將林黎雲押走了。但這段錄音被完整記錄了下來,並在日後成為了定罪林黎雲的關鍵證據之一。

殺人事件發生兩年後,對林黎雲的審判於 1995 年開始,但一審時過程一波三折,導致陪審團懸而未決。

在審判過程中,當提到他丈夫的外遇時,她面無表情。但是當提到她就是殺人兇手時,她情緒一度崩潰,哭着說“不是我,不是我。”

法庭上的林黎雲 / 法庭上,她一度崩潰一邊哭泣一邊反復說“不是我,不是我”。

根據 Molko 的說法,彭增吉在預審聽證會上作證,然後就消失了。“他從來沒有再參加任何審判。”

關鍵性的第二次審判於 1996 年開始。

這一次辯方一上來就承認林黎雲在對峙中咬了紀,但沒有殺人就離開了家。相反,辯方稱謀殺其實是由彭增吉實施的!

律師 Marshall Schulman 說,這位億萬富翁的作案動機是為了讓自己擺脫這段三年的婚外情,這段婚外情在紀生下他的孩子後變得惡化,並避免離婚,這可能會給他的商業帝國帶來損失。

但法庭排除了彭增吉的嫌疑,因為調查人員認為殺人事件發生時他正在從香港起飛的航班上,他不可能及時抵達加州實施殺人,而妻子林黎雲當時就在奧蘭治縣。

但 Marshall Schulman 表示,死亡時間的確定還不足以排除彭增吉是兇手的可能。

彭增吉於下午 1 點 30 分左右抵達奧蘭治縣。根據他在妻子預審期間的證詞,那天他不得不在公寓大樓外等候,因為沒有人應門,而且他也沒有鑰匙。他在大樓的租賃辦公室等了幾個小時,然後說他後來試了試門才進入公寓,結果發現門沒鎖。彭增吉說他在晚上 11 點左右發現了紀的屍體。Schulman 對彭增吉在九個小時的等待期間沒有嘗試開門表示懷疑,並暗示殺戮可能發生在當天下午。面對咬痕這個證據,Schulman 說,紀的咬痕是當天早些時候兩名女

子打架造成的。大約 12 小時後的謀殺現場沒有顯示刺傷過程中有掙扎的迹象。“無論誰進入那間公寓都有可能,因為紀當天本來就等着彭增吉去找她。”Schulman 把彭增吉描繪成一個精于算計的高管,他習慣于為所欲為,多年來一直誤導這兩個女人,告訴他的妻子婚外情已經結束,並向紀保證他會娶她。他甚至試圖策劃兩個女人之間的對抗,否則為什麼妻子和情人的住所安排的這麼近?

這次的審判引起了華人社會的高度關注。一方面,在宣判前,法官收到了 400 多封信件,許多人要求對林從寬處理,這其中甚至包括彭增吉,上面寫道:“她一直耐心的忍受着走上迷途的他。”

信的內容還包括他覺得有責任代表“我可憐的、不幸的妻子”發言。“結婚 20 多年,我深知她是個善良的女人,堅信她是無辜的,她也只是這場悲劇的受害者。”根據一份宣判前的報告,林黎雲在給法庭的信中稱自己是“被上帝遺忘的可憐倒霉女人”,表示她對這些死亡事件感到悲傷,並充滿了“內疚、無助和悲傷”,因為她無法成為兒子們的好母親。“我生活的中心從來不是我自己,而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。”“當他遇到紀然冰時,我的生活已支離破碎。”而另一邊紀然冰的家人表示,他們希望能夠重判。紀的姐姐和父母從中國趕來參加了所有的審判。“這個罪行太兇殘了,太殘忍了,”受害者的父親通過翻譯說。“她甚至連一個 5 個月的嬰兒都不放過。一個小孩子能犯什么罪?”

1996 年 4 月,審判的時刻終於到了。

第二陪審團裁定,時年 49 歲的林黎雲在殺害紀然冰時犯有二級謀殺罪,並在殺害 5 個月大的嬰兒時認定犯有一級謀殺罪。判決書包括多項謀殺案,她被判終身監禁,不得假釋。

Robert Molko 回憶起當時宣讀判決時的場景,“上交判決後,很多陪審員都哭了。”

但他認為,林黎雲應該因這個“可怕的悲劇”而在獄中度過多年。

“是的,林黎雲被丈夫蠱惑了,從來沒有人否認過這一點,你甚至可以說她是被紀然冰逼的。但紀然冰不應該為此而死。還有那個可愛的小寶寶,不應該為此失去長大的機會。”儘管陪審員判定林黎雲有罪,但仍有些位表示,他們將這一折磨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彭增吉。在審判之時,彭增吉居然回了台灣,並拒絕在兩次審判期間來美國出庭作證,也沒有出席最終的宣判。

然而案件到此,並沒有完。1999 年,上訴法院駁回了對林黎雲的定罪。

根據《台北時報》的報道,1999 年,判決因林黎雲沒有被適當告知其權利而被推翻。在初審時,林黎雲被審訊了 9 個小時,並沒有被告知任何權利。上訴法院表示,這樣的審訊已經違規了,對於關鍵性的那段錄音,則不應該作為證據,法院稱該陳述是被脅迫的。“即使是一個無辜的人,也會在受到九個小時的威脅後做出某種可能有罪的陳述,執法人員有可能在縣監獄的內部進行恐嚇和欺凌。”

2001 年 3 月,第三次審判開始,檢方手上只剩下紀然冰左手臂上的咬痕這一個證據,陪審團又一次陷入了僵局。記錄該案件的書籍《紀然冰命案二十年》中,寫下了第三次審判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。辯方律師這一次做足了準備,請來了著名的華裔偵探李昌鈺出庭作證。李昌鈺細緻的給出了 29 張照片,介紹了自己對於現

場分析的意見:紀然冰被害前與兇手進行過激烈的搏鬥;搏殺並不是從門口開始,因為血迹集中在沙發茶几附近;

沙發上沾有血迹的枕頭上,有個血手印,根據大小推斷,這應該是男人的手印;紀然冰的身材比林黎雲明顯高很多,也壯很多,似乎並不能輕易制服;在房間垃圾袋里找到了削的完整的蘋果皮,但紀然冰胃的解剖中並沒有找到蘋果和果核。是否是一個相熟的人吃的?

因此李昌鈺得出結論:案發現場除了紀然冰、林黎雲之外,應該還有另外一個人。李昌鈺並沒有指出這個男人是誰,但有理有據的論述足以動搖陪審團。

這一次,12 名陪審團員中有 3 人認為林黎雲無罪。法官于 2001 年 6 月 18 日裁定,法庭無法對此案作出判決...權衡之下,檢察官與辯方律師進行了辯訴交易。同意這筆交易實屬無奈。檢察官承認,他們可能難以定林黎雲的罪。“作為一名出庭律師,你必須退後一步,這是一個合理的妥協,因為我們有可能無法讓 12 名陪審員達成一致。”兩方最終達成協議:林黎雲接受檢方提出的認罪條件,承認對紀然冰和紀啓威犯下了兩項氣憤殺人罪;檢方則對其他罪名不再追訴。2002 年 6 月 29 日,高等法院法官 William R. Froberg 判處林黎雲有期徒刑 11 年,但介于林黎雲已經在獄中度過的七年且表現良好,她有資格獲得立即假釋。法庭宣判後,林黎雲微笑着擁抱了自己的律師。

由於林黎雲並非美國公民,按照美國移民法規定,必須遞解出境,並永遠不得再入美國。她之後被轉移到聖佩德羅的移民歸化服務機構,並在幾周內被遣送回了台灣。走出法庭微笑的林黎雲

從案發到最終審理判決,該案引發了中美極大的關注。

在這樁雙屍命案中,控辯雙方在法庭內外纏斗不斷,而因為案件同期發生了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,該案的走向又與其有驚人的相似,美國媒體直接將此案稱為“華人世界的辛普森案”。

兩案的行兇方式都極其殘忍,都是家庭倫理引發的悲劇,都沒有找到兇器、沒有目擊證人,都涉及到了在當時還是很先進的 DNA 證據。最巧合的是,都因核心證據被判非法而無法使用。

2021 年,美國電視台的 The Real Murders of Orange County 節目還製作了一案的特輯,多年後,此案仍然困擾着奧蘭治縣治安部門的退休警官 Steve Shadrick。“很難把那個(血腥的)畫面從你的腦海中抹去,這是你無法忽視的事情。”

時至今日,距離該案發生已過去了整整三十年。這起肥皂劇般的案件,戲劇性地混合了謀殺和婚外情等博眼球的元素,在海內外進一步引發了關於誰應該為這場悲劇負責的爭論,從未停息。